



舒添宇

雪卧小镇

高鸿

老家是个爱落雪的小镇。小镇地处秦岭深处，峰岭脚下。由于海拔偏高，加上植被又好，夏季凉爽是避暑休闲的天然氧吧。而冬季，寒冷且漫长，顿显萧瑟。冬日消瘦，飞雪频至。当县城及川道沿线飘着时大时小的雪花时，一山之隔的小镇早已是雪满界岭。静谧的山村，恬静的街道，空旷的大地，白茫茫一片煞是壮观。雪不知落了多久，巍峨、沉默、淡然。州城不见雪，唯独小镇多。你瞧，界岭满坡的白雪皑皑，纪念亭上的积雪肥肥，人过小镇车不前。此时，小镇已是雪色灿灿。

三九天的小镇，雪儿频频光顾、流连忘返。方圆左右，烟雨迷蒙飞雨时，小镇早已雪花翩跹雪色斑斓。雪落小镇，一个爱落雪的小镇，一个能留住雪的地方。去年元旦，瑞雪来袭，雪落界岭马不前，一个周时间客运车辆滞留，好几处晒不到太阳的阴坡，来年二三月才冰雪消融。近几日的雪花落了一场又一场，像老家这种高寒山区，已是雪的海洋、雪的世界。

雪急，炉火旺，围炉夜话，静听雪花飘雪。宋代诗人杜老《寒夜》：“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烧一炉温暖，饮雪成诗，酿字入酒，时光清浅，笑容灿灿，雪里始终潜藏着无限的温情。

纵然是冰天雪地，在外打拼的小镇居民，一个个热情似火，挑着生活的担子，在朔风中奔波，每每想起家人，心中便升起一丝暖意。回家过年，陪老人，陪孩子，看看亲朋好友。躺在老屋的热炕上，生命正在养精蓄锐，孕育新生，蓄势待发。

雪是水做的月亮，大年在即，借一抹月色照亮行人回家的路。走在松软的雪地里，路面脆滑，脚下腾挪跌宕，鞋底雪声清扬。脸上冰冷，满目雾凇沆沆，沿途玉树琼枝聚堆连片，人家屋檐下冰溜子晶莹剔透，匆匆归来的路人喜笑颜开。灯微闹，夜如画。走不多会儿，浑身热气腾腾，辛辣的空气凛冽而清爽。年关将近，红灯高挂，心中有暖身不寒。

雪卧小镇，我们如期抵达东岸。冬，就是这样的一抹淡笔。它给我们提供一个场域，一次机会，让我们也淡一淡，静一静，让纵横驰骋了一年的欲望，搁在故乡冷一冷。腾出眼睛和心思，想想该想的事。

也许，只有经历岁月峥嵘，一个人才愿意睁开眼去欣赏并静下心来真正读懂冬的美。

作家孙见喜在《丹凤的水》一文里说：“好像庾家河的水很有修养，就怀疑老子的‘上善若水’是在这里说的。”从秦岭崇山峻岭间潺潺而下汇集成河的溪水，滋润着一方百姓。冬日里，用如椽的巨笔去雪的脂肪，划过冰雪晶莹肌肤，蜿蜒曲折成温润、飒爽，水雾蒙蒙中夹杂着淡淡的甜味儿。月光如纱，色彩兴奋绚丽。如同小镇的早晚温差，路上积雪在中午融化成一抹抹随意涂鸦的水墨画，到了晚间又冻得油亮、瓷实、光滑。

“草木向阴犹带雪，风光近腊已如春。”美丽乡村，日子好了，心气足了，寒腊成暖腊。寒冬腊月，瑞雪年味浓，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充满如春的暖意。

冬天的人，可以超越冬啊，去懂得谦恭，懂得宽容，懂得优雅，懂得豁达洒脱，懂得冲和淡远，懂得抱了诗意的情怀，丰盛的精神，去领悟生命中更为深刻的内容。

悟透了冬，春意四起时，你的生命就会从容展开。



眼下过年最大的感受就是忙。好不容易才放下工作上的事情，又不得不加入过年这个国人狂欢中。忙碌着置办各类年货，吃穿用玩一应俱全。物质丰富的今天，过年的内涵更加富有新意。蓦然回首，为理想打拼挥洒，汗水泪水共舞，宠辱皆忘，恰似“轻舟已过万重山”潇洒自如，忙中亦生趣。

过年是一个节点，新旧转换，辞旧迎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说的就是岁月无情，光阴流逝，人生苦短的惋惜尽在其中。守岁习俗在我国各地源远流长，除夕夜的火要烧大烧旺，元宵夜的灯要彻夜明亮，预示来年光景富足。人们燃起熊熊炉火，点亮所有的屋子，或围炉叙旧，饮酒作乐，或歌之舞之，尽情欢庆，守护即将流走的旧岁，以示对生命的答谢和挽留，对新景象的畅想和恭候。跨过年关子夜，生命被赋予新的色彩，开始新的轮回和征程。

乡下人们过年讲究颇多，忙忙碌碌中流露出浓浓的年味，这是城里人难以感受到的。饱经沧桑的老年人更是重视年节的礼数，忠实地承袭着祖辈们流传下来的习俗，腊月二十三小年一定要摆香案恭送灶神“上天言好事”，到除夕又恭恭敬敬迎接“回宫降吉祥”。传说中，灶神是一家之主，就如同一个城市的城防司令，担负着一家一城的平安大任，确保家庭安定团结。灶安即家安，灶安则烟火旺人气旺，

家运亨通。“祭灶”成了年节里最重要的仪式之一。而土地神更是不可忽视，虽说在仙界属于芝麻小仙，却担负着一村一社的平安构建任务，也必在祭祀之列。其实，古代人过年本意就是祭祀，对列位家神要顶礼膜拜，对宗教意义上的三界神仙更是虔诚祭拜，以求得众神冥冥中的保佑。沿袭至今的燃放烟花爆竹则是最古老的祭祀形式，而玩龙灯、耍旱船、演社火、唱大戏都是先人们祭祀神灵的极具仪式感的传统年味。

小时候过年，印象最深的是做教师的父亲腊月二十以后就开始义务为村里乡亲书写对联，我们兄弟帮忙打下手，裁纸、粘贴、拉扶，保证写好的对联干净整洁，晾干后墨迹清晰不被污染、弄花，不被突起的朔风吹得稀烂。阳光饱满的日子，场院里晾满了簇新的对联，红底黑字，散发着好闻的墨香，好不惬意。时间长了，竟记住了一些对联的内容：“福禄寿三星共照，天地人六合同春”“勤劳人家先致富，向阳门第早逢春”“春至百花香满地，时来万事变成金”“九天日月开新运，万里风云起壮图”“九州共享平安福，四海人同富贵春”“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既是祈福又是憧憬，贴在新房旧舍的大门两侧上，增添了无穷的喜庆味道。心里默默一念，充满了对未来的豪迈之情。有时候要忙到除夕当日，正要收摊打烊了，个别拖拉的乡邻胳膊窝下挟着卷成卷筒儿的

红纸，手里拿着墨汁瓶，满脸的不好意思。父亲很有耐心，痛快地接过活儿。我们义务劳动近一旬了，有时候手忙脚乱忙得不可开交，等着写对联的乡邻道谢地在一旁抽烟闲聊，仿佛同没事人一样。见此情形，我心里免不了赌气发牢骚。父亲不紧不慢地说：“大过年的，乡里乡亲的，咱平时也帮不上人家什么忙……”等到别家的对联都写完晾干拿走了，紧接着拾掇糊灯笼，剪窗花灯笼花，挂红灯笼，贴春联，点燃大串的爆竹，年夜饭拉开大年序幕，忙年也告了一个段落。

过年最辛苦的还是母亲，吃穿用度，忙里忙外哪一样都得经手。光拆洗被单棉衣，缝制新衣，做新鞋，炸年糕、面花面叶、熬年糕、爆米花等，招待拜年的亲戚朋友，母亲总是歇不住，也无法歇息。看着在灶间不停忙碌的母亲，现在想来真是难为了她。母亲总说：“忙年忙年，只要人都好着，忙一点，心里实在，也高兴……”是啊，这就是母亲的逻辑和理想。家是一个温馨的圆，母亲是圆心。她不嫌辛苦，只要这个年圆满，就是她最大的幸福，就是她的嘉年华。

初二大拜年，母亲精心准备好拜年的礼物，我们分头到外婆家姑姑姨娘家拜年，也要到父母的姑舅姨娘家拜年。到那一家都是人来人往，酒席一场接一场，平时很难见到的好东西都能尽情享受，人们笑逐颜开，往日的恩怨化为温馨的祝福。

有时候亲戚住得远，再遇上雪天，踩着冰雪拜年还是挺考验人的，大人要送到差不多离亲戚家不太远的地方才放心。特别是不小心摔倒把拜年的礼物摔坏了，弄得自己上亲戚门怪不好意思，亲戚倒是高兴得很，并不在乎礼不礼的。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玩炮仗，亲戚们都准备好了发给小孩玩的炮仗，还有压岁钱。正月十五以前，村子里都响着零零星星的爆竹声，实在喜庆。“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曛曛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山河无恙，河清海晏，烟火可亲，万家团圆，这不就是中国年写照吗？

许多年轻人抱怨过年越来越没意思，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过年之忙，不是坏事。就像我母亲说的“忙点人高兴”，闲闲的，反而心里不够踏实，空落落的。忙也是一种品味，也是一种意趣。这种忙，心却是闲适不过的。如果我们都能体会母亲的辛劳，主动地加入忙年中来，在年味中注入一点孝道，忙得不更有意义吗？



年馍

远方

“妈，今年过年不蒸馍了，到馍店里买些，不受那冤枉。”“不行啊，咱还要蒸一些祭祖的献祭馍和包子，这些馍店里没有……”这是昨晚饭后，我们一家人在客厅看电视时儿子和老伴的一段对话。听着母子俩的对话，我脑海里便浮现出童年时母亲蒸年馍的画面。

我的孩提时代是一个物质生活困乏的年代。那时候，以生产队为单位种地安庄稼，生产队给社员分粮是按“人八劳二”或者“人七劳三”的比例分配，夏季口粮从每年7月1日计算，到9月30日结束，10月1日开始吃秋粮。我们家兄弟姐妹多，父母挣的工分少，分的麦子也少。为了节省一些麦子过年，母亲平时就给我们吃粗粮和红薯叶菜、萝卜缨子浆水菜、蓖麻叶菜等，就这样紧抠慢抠，到了年关蒸年馍时，可供磨白面的麦子依然不够用。这时，父亲就跑到邻家去借一条布袋去亲戚家借麦子。好在生产队里还种着一些白苞谷，那白苞谷磨

出的面是白色的，可以假乱真补充小麦白面不足的困境。

小小的年馍，填充着我们饥饿的胃，从肉体到精神上给我们带来愉悦，它还承载着浓浓的亲情，传递着亲朋好友之间对来年的美好祝愿。每年拜年的时候，姑舅姨家是必须要去的，还有一些表叔表伯、亲朋好友，一年到头了都要去走走，联络一下感情，过年最主要的礼当就是年馍，因此母亲每年要蒸好几百个年馍哩。

每年交上冬月，母亲就找个空闲的晚上烧个筒子锅热水，把晒干的白苞谷浸泡，第二天早上捞出来拿到空地里晾干，再让我们推石磨或者拿到水磨房磨成面，借好天气把白苞谷面晾干，蒸年馍时按照一定的比例与麦面搭配，这样蒸馍就节省了麦面，可以把年馍蒸多一点。

我家蒸年馍大多数时间是在腊月二十七、二十八，因为蒸得早了，不够娃们吃零嘴，蒸得迟了娃们也就吃得少。能省一些，过年的时候给亲戚拜年能宽展些。

蒸年馍的头天晚上，母亲烧温水和面起面，因为天气寒冷，母亲就把面盆塞进连锅炕的热被窝里，第二天早上面盆里的面发得嘞嘞，都流了出来。

蒸年馍的早上，人冷得全身打颤，母亲把棉袄袖头往上一挽，又是往锅里添柴，又是调碱揉面；一会儿弄红萝卜丝，一会儿泡粉条渣子，一会儿儿剥葱蒜苗，还要抽空揉个面蛋蛋往锅里烧熟，看碱轻重。若碱轻了，蒸出的馍是青蛋、和尚头；若碱重了，馍成了黄蜡木柴，拿不出手。为了把年馍蒸好，母亲第一锅就蒸调和馍，也就是今天人们说的花卷馍。第二锅子开始蒸年馍，她在把面疙瘩磨好揉圆后，用刀刃轻轻地压在年馍头上画一下，揭锅出馍时，还要大喊一声：“长——！”母亲说喊“长”，主要是提醒锅里的年馍张张嘴，笑呵呵的。出锅后，母亲还要在咧着小嘴的年馍上点一点桃红色，说把这样的馍送到亲戚家，亲

戚家就会红红火火，日子节节高。

我们家亲戚比较多，每年蒸年馍得花一天时间。傍晚时分，年馍蒸好了，母亲也累得腰直不起来了。她分类整理，把年馍装进柜子里。为防止我们偷吃，还要在柜上加一把锁。

如今，物质生活极其丰富，人们平日里啥也不缺，天天赛过年。人们拜年走亲访友不是到粮油店提米面油，就是到超市买纯奶、高档礼品盒，昔日的年馍退出历史舞台，被这些既方便又体面的高档礼品替代了。

近三年，亲戚之间也很少走动，亲情都淡了，今年国家调整政策，往日热热闹闹过大年、欢欢喜喜迎新春的场面又回来了，浓浓的年味也回来了。这不，家里的年馍热气腾腾的刚出锅，楼下便传来了几个小女孩的声音：“叫姥姥，你别烦，过了腊八就是年。盼新年，新年到，新年到，穿新衣服戴新帽。丫头戴花，小子点炮……”

初识雨善

胡小龙

雨善，是李育善老师的笔名。第一次看到“雨善”这个名字，是在《商洛日报》副刊上。多年来，雨善老师一直坚持业余写作，尤其是在散文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我最初和他在微信上联系，有写好的文章经常发给他，请他指导。也总想见他一面，有一次雨善老师来洛南出差，我们得以相见。

第一次见面，雨善老师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老师文质彬彬、平易近人，眉宇之间显现出浓浓的书卷气息。他说话声音不高，但抑扬顿挫很有

质感。听他讲了半小时左右的散文写作实践，受益匪浅，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他告诉我，要珍惜人生中的每一段经历，经历越多，写出来的东西越厚重，但并不是说之前的一些东西就要被否定，年轻时写的一些东西都是宝贵的财富，以后经历多了，便写不出那种朝气蓬勃的文字了。

第二次见雨善老师是文友小聚时。当时洛南县作协主席刘剑锋也在场，他对刘剑锋老师说要多给年轻一代指导，商洛是文学的故乡，洛南也是

文化大县，应该培养也能够培养出一些作家去更好地挖掘商洛历史文化、宣传商洛。雨善老师是丹凤人，和贾平凹老师是一个镇，从他的言谈里，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关心着商洛文学的未来。

雨善老师平常不大喝酒，但在与文友在一起也会小酌几杯。微醺之后，他的思路似乎更加开阔了，一会儿“究天人之际”，一会儿谈“古今之变”。我有幸与他小酌几杯，他再三叮嘱我要学习文学大家们的精神，他说

虽然我们不是小人物，写出来的也是小文章，但不能失去对文学的敬畏，要把文学当成生命的一部分。喝到差不多的时候，他便不再续杯，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雨善老师退居二线后，依然笔耕不辍。他的勤勉、自律让我们年轻人自愧不如，尤其是他对我多次的鼓励和指导让我倍感温暖，在文学道路上信心十足。“雨善”这个笔名的意蕴正像杜甫的《春夜喜雨》，雨善老师也如同那知时节的好雨一样“润物细无声”。

